

# 江花周刊 A5

2015年1月18日 星期日

编辑 何菁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小伟

浙江晚报

## 这个冬日

文/龚舒琴

冬日的周末,在百草园的暖阳里看书。

一杯茶,一堆书,高高低低的植物在院子里摇曳。

早晨,有朋友发来很温暖的微信。很喜欢其中的一张图片,一条简单的长板凳,一个背带裤小女孩晃腿坐着,旁边一个“等”。突然想起儿时的场景。

老爸老妈上班了,留下我,坐在几进纵深的老屋天井里的木板凳上,一只大狗忠实地陪伴着。天井上方太阳照在廊檐下的天竹上,叶子绿得发亮。屋内,小脚奶奶不时发出一两声咳嗽声。天井的水缸里莲的枯叶被薄薄的冰凝住了。

爷爷带着猫去街上。渐渐地,我会跟路了。于是,在屋

后的那条乡路上,森森的树隙下,高而清瘦的爷爷,不上学的我,蚕豆花颜色的猫,从高到矮,便成了一道乡邻说笑的风景。

因为馋,小时候就有了“猫子”的绰号。已是天命,老爸同事打趣时依旧这样喊我。我软软地应着。儿时的温暖漾着。

这个周末,一种思乡的倦怠袭来。猝不及防。



插画/包小包

## 蛋茶

文/张明军

对于蛋茶,里下河的人是绝不陌生的。蛋茶在里下河起源于何时恕不可考,但作为一种待客之道一直存在并传承下去,这是毋庸置疑的。

所谓“蛋茶”就是家里来了客人,女主人会为来客每人煮一碗“蛋瘪子”,既表示对客人的欢迎与尊重,又对客人一路辛苦以慰问。

这里的人习惯叫“打蛋茶”,这是有道理的。客人来了后,男主人陪着说话,女主人则迅速到藤篓或黄壶(一般人家专门用来存放鸡蛋的土黄色的陶壶,大肚小口的黄壶能防止老鼠偷蛋吃。壶内底部垫一层粗糠,以防破损。)里取数量不等的鸡蛋,直奔灶披间。用铁锅烧小半锅水,至沸,将鸡蛋打开放入水中。生鸡蛋入水后就不能再用大火烧锅了,初入水的鸡蛋尚未凝固,火猛则散矣。蛋茶的做法有两种,一甜一咸。甜者简单,只要往蛋碗中加入一勺绵白糖或砂糖即可。咸的则要往碗中放少许的盐、味精、酱油、猪油和蒜花,甜的和咸的哪种更好吃呢,没法比较,各是各味,得看各人的口味。客人看到女主人拿鸡蛋上锅照例是要客气地阻止一番的:“不要忙了,费事不纳的”,主人当然不会因为客人客气而真的就不打蛋茶,仿佛这一切都是待客之道中应有之义。主、客双方并不做作,一切是那样的自然而平和。

蛋茶中的鸡蛋数量是有说法的。通常为三个或四个,也有人家打蛋茶一碗盛五、六个的,少。打蛋茶是绝对不能每碗只打两个鸡蛋的,那和当面骂人差不多。农村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:两家亲戚有矛盾,不想再相互来往了,一方到另一方家里时,女人给来客打了两个鸡蛋。来客深知其意,当然不会吃,结果就是拂袖而去,从此绝交。平常来人打蛋茶只要是每碗三个或三个以上“蛋瘪子”就行,如果是新亲上门则是非常讲究的。新亲是新娘子的家人,是主人家最为尊贵的客人,第一次登门的接待,蛋茶的

数量必须是四个或以上的偶数,否则要被人笑话,说这个人不懂规矩。

蛋茶端上桌后,客人是不能不吃的。吃蛋茶有讲究,并不是一端上桌就风卷残云吃个精光,吃蛋茶要留,三个一碗的蛋茶至少要留下一个蛋瘪子,四个一碗的一般会留两或三个。为什么要留呢?一是表示主人太好客,蛋茶打得太多,自己吃不下了,更主要的是得给孩子们留。那时候一般人家都有几个孩子,打蛋茶是客人来后随到随打的,吃留下的蛋茶是小孩子们的特殊的待遇。对留下的蛋茶孩子们都要分享。如果只来了一个客人并且只留了一个蛋瘪子,其他兄弟姐妹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最小的“老巴子”独享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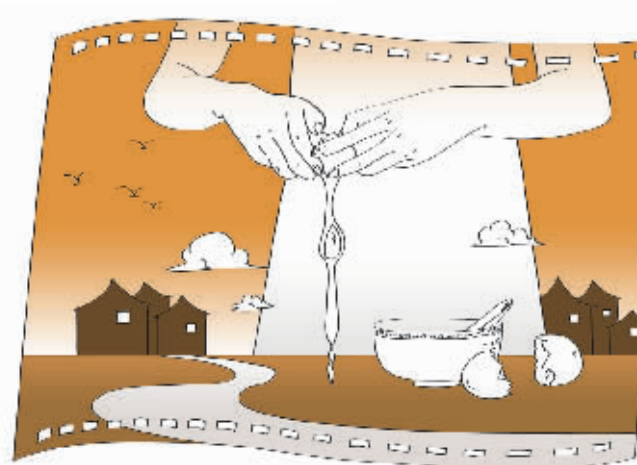
不过,如果小孩子到亲戚家去碰到有蛋茶可吃则大可不留,他自己还不够吃呢。小孩子不留蛋茶不会被人家说话,但如果是新女婿上门不懂得留蛋茶就是笑话了。新女婿特别是上门相亲的准新女婿一定得注意这些事项,否则轻则要被人说不懂规矩、没有家教,是个“呆女婿”,重则这门亲事就能因之而告吹。里下河人淳朴本色,他们尊重道理、爱惜名声,在他们看来,找一个不通人情世故、无家教修养的人做女婿将为乡邻所耻,这是他们不能承受的名声之重。

蛋茶通常就是打蛋瘪子,寻常人家都养鸡,多少不等而已。鸡蛋在那时是里下河农村重要的交换物,半大的孩子手拿两鸡蛋到商店

里打酱油、买盐、抓萝卜干甚至替大人换包香烟是常有的事,一般情况下还真舍不得吃。但来了亲朋好友,他们是不会亏待客人的。有时碰到来人家正好没有鸡蛋时,女主人也会想办法到左邻右舍去“委”几个回来,事后再还。万一一时找不到,她们则想办法给客人泡一碗炒米当蛋茶,一脸的歉意。蛋茶是在客人刚到打时打的,如果碰到来客要在家留宿,刚到时就一定要打蛋茶了,而是在第二天一早,客人刚起床洗漱后端上来。早上的蛋茶并不是早餐,只能算是点心。因为吃过蛋茶后还要吃早饭,或是一碗菜汤下面,或是一碗白粥圆子。如果是过年期间,有的人家还会用粉丝下肉圆来代替蛋茶,一大碗红烧的粉丝里埋着几个肉圆,热气腾腾中散发着蒜花的香味,十分的诱人。

打蛋茶是里下河的一种乡风,一种习俗,同时也可以说是那里的人们待人接物、为人处世的一个侧影。无论是打蛋茶还是吃蛋茶,反映的是里下河农村的一种朴素的处世哲学,一种为大家所认可的中庸之道。对这些乡风民俗,我们务必给予足够的尊重。因为,只有立足民族,才能面向世界;只有传承过去,才能弘扬未来。

难道不是么?



插画/郑海仑



文/王川

### 活抽签

镇江话中有一个“抽签”的词,被用来形容做事麻烦、累赘、过程复杂,甚至含有很吃力、很受罪的意思。为了加重语气,增加形容度,又在“抽签”上加了一个“活”字,组合成“活抽签”一词:“我看你这样子做事,简直就是活抽签哦!”“活抽签”似乎是顶级的“抽签”了,等于俗语中的“活受罪”或是普通话中的“活遭罪”。

但是,“活抽签”只是根据镇江话的发音来选择的同音字,它真正的字应该是什么?却是有着一番深意。

抽签主要是在宗教活动中进行的一个仪式,指把一些上面写着文字的竹、木签预先放在签筒内,由人从筒中抽出一支,再根据签上的文字来进行解释和预言,以定凶吉。这一仪式在中国非常普遍,不仅在佛教、道教等宗教场合都用,也有在民间使用的。如同仅就动作来看,抽签只是从筒中抽出一支轻而薄的签,并不会用力,更不会太累,抽签一词是根本没有贬义的,为何用它来形容受罪呢?抽签都是由活人来进行的,不会有什么

“活抽签”和“死抽签”的区别,令人费解。

其实,这个“抽签”二字,却是一种同音的误读,在这个词的后面隐藏着极残忍的内容。

正确的理解应该是“抽牵”,也即“抽搞的牵机”。

“牵机”并不是一种机器,是一种刑法,而且是极其残酷的刑法。这种刑法就是让人服一种名叫“牵机药”的剧毒药物,服后腹中剧痛如绞,人就会以手按腹,以致头足相对如弓,如同牵机状而死,这种刑就叫做“牵机”。“牵机”者,就如同织布的人在织机前牵线引梭,头不断地向前点,而脚也向前伸着,彼此非常接近的姿势。中毒者会全身抽搐,肩膀痉挛,蜷缩成弓形,即使死后尸体仍会抽搐,面目狰狞。这种刑俗称“抽牵”,由于是活人受刑,所以又称为是“活抽牵”,是一种极度恐怖而残酷的刑法,极度痛苦。当年南唐后主李煜降宋之后,因为在旧臣面前表露了一丝不满,又写了“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”一词,令故作作乐,声闻于外,而被宋太宗怀疑,就是赐以牵机药而死的,死时“头足相就如牵机状”。

所以说,“活抽签”就是“活抽牵”的误读,它并不是普通的到庙里去抽签,而是受刑,用来形容一个活人如同受“牵机”般的罪:“活”就是指“活人”,“抽”是指“抽搞”,“牵”是指“牵机”,连起来的意思就是“让活人来受抽搞不已的牵机之罪”。